



▲ 来自俄罗斯的 Tania 特别钟情于老城厢,她对梦花街片区的老宅如数家珍。7月17日中午,Tania 特意带着丈夫记录下这片区域的最后影像



► 疫情严重的两个月,也是梦花街片区无法忘怀的两个月。夏夜的傍晚,居民正在排队做核酸检测

别了,梦花街的夏天



▲ 夜幕下的梦花街,尚未离开的居民在弄堂里乘凉,他们的话题离不开“侬啥辰光搬”和“侬到啥地方去”这样的话题。在夏夜的微风中,老街坊们度过了梦花街里又一个夏天
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刘欣予 文

今夏的上海,热浪滚滚,百年一遇。局促逼仄的老弄堂里更是酷暑难耐。

走进百年梦花街,曾经的烟火气已变得稀薄,很多人已经搬家离去,剩下的也将很快告别。

清晨,早早起来的阿婆们拎着菜篮,绕过一辆辆搬家车,回到家中准备烧饭。公共灶披间是要排队的,他们一般一天只烧一顿,中午和晚上将就着吃。

在夏日的老城厢,想洗个痛快澡并不容易。很多房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,只能用公共的淋浴间。洗完

澡后,老爷叔们会围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,摇着蒲扇赤膊乘凉,三五邻居一起嘎山胡。今年的话题,基本都是疫情和旧改了。

很多梦花街的居民这几天顶着烈日,拆卸、打包、装车。他们正忙着搬家呢。

今夏的梦花街,好像浓缩了上海旧改30年的时光。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,然后就是签字、搬家、告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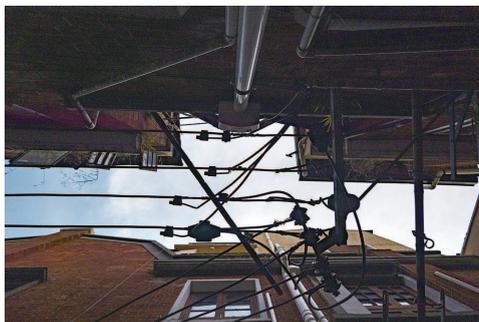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夏天,将永远留在梦花街居民的记忆里,也留在这个城市的记忆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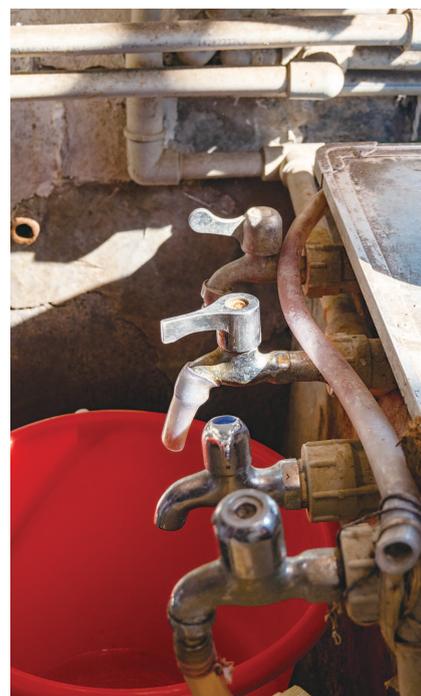
扫码看视频



▲ 倒痰盂也是梦花街的夏日记忆



▲ 梦花街片区里有不少这样的“一线天”



▲ 一排水龙头,折射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场景

走出蜗居

上海旧改三十年

本版编辑周馨 本版视觉黄娟